

谷雨采茶忙

□周晓绒

爬山时看见山坡上的茶园，茶芽绿得发亮，诱得我想摘茶。眼看谷雨将近，我技痒难熬，决定回老家去摘茶，重温儿时旧梦。电话问过母亲，说有茶园可摘。我急吼吼跑回家，中饭一落肚，就想上山。本想独行，母亲怕我寂寞，定要陪去。父亲也不放心，跟着我们，说要给我们指路。

我觉得父母真的老了，且有点糊涂。这茶山，我难道摸不着？茶山，就在路边，有啥寂寞呢？哪晓得，这本来有人打理、整齐的茶园，早已湮没在柴草里。茶树无人修剪，也长成了柴禾。杂草丛生，有点吓人。也难怪，一晃三十多年，早已物是人非。成了柴草的野生茶，茶芽倒是鲜嫩。谷雨的茶叶，茶芽很长，叶子肥厚，油光铮亮，一个个坚挺地竖立着，像个骄傲的公主。

我拉着茶树，爬进茶蓬，忽然一根覆盆子的枝蔓甩到我的嘴唇上。痛，一摸，有血丝，原来嘴唇已被刺破。我心里急着想摘茶，也管不了这么多，用袖子擦一下，就迫不及待开始采摘。食指扣着茶芽，大拇指一使劲，那嫩嫩的茶芽就到了掌心。茶树很高，我只得左手扳，右手摘。母亲别处采摘，那边地势稍低。我们一边拉着家常，一边采摘。

母亲那边摘完了，就想过来。我采的地方杂树密不透风，且高低不平，我怕年迈的母亲一不小心摔倒，就劝她先回家。她放心不下我，不肯走。在我的再三劝说下，她先行下山，我也准备回家。我从旁边的竹林穿过，忽然看见一小片茶园。矮矮的小茶树，长着很多嫩芽。高的茶树，行距极宽，也无杂树。竹林里无比安静，风从林间吹过，竹叶沙沙作响。偶尔会有一片竹叶飘入我的篮子。我一会儿低头，一会儿仰视。俯仰之间，倒像锻炼身体。母亲回家后，久不见我身影，忐忑不安，又返回来叫我。我怕母亲再次爬上来，只得忍痛割爱，匆匆下山。

回到家，我拿来竹匾，把茶叶倒出，拣去一些杂物。母亲递过竹漏斗，给我装挑好的茶叶。母亲洗锅、起火，将茶叶倒进去翻炒。炒熟，盛到竹漏斗里，叫我搓揉。我弯腰轻轻揉着茶叶，顿时茶香四溢。父亲站在边上说：“使劲搓，搓出汁水来。”这样的指点，是他喜欢的。我说，电视上都是不搓的，贴着锅压扁就好。他说，那是明前茶。明前茶一叶一芽，被你一搓，“魂”都没了。谷雨茶太大，只好搓揉。自己吃吃，不要卖相，好喝便是。

揉好，接着炒。炒完，接着揉。如此反复两次，就开始烘干。我烧火，母亲翻炒，把揉成一团的茶叶散开，贴着锅边。烘干，最讲究火候。开始我用竹片烧，火力太大。妈妈喊，烫死了，快退火。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把火都划拉掉。母亲又喊，快烧火。我把竹梢点着，少顷又熄火了。烘干的火候真难掌握，柴火又不是煤气灶，开关自由。

先生从楼上下来，见我们忙碌，就过来帮忙。他说，我手皮厚，我来炒。母亲说，看来用树叶烧，火力合适。她拿来一漏斗苦丁茶的叶子。此叶肥厚，起火慢，也不能说灭就灭。母亲思来想去，想到竹叶。竹叶倒是管用，火候恰好，慢慢就把茶叶全烘干了。

用家乡的山泉水，泡一杯自炒的茶，轻轻喝一口，那感觉真是熨帖。我拿了八角玻璃杯，泡上一杯。观形、察色、啜饮，自我迷醉在茶香里。明代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谈到采茶时节，曰：“清明太早，立夏太迟，谷雨前后，其时适中。”

高山茶

□王珍

春天的风暖暖地吹过，吹到高高的安岩的山顶上。

漫山的桃花红了，虽然只是清清浅浅的淡粉红，只是简简单单的单瓣花，但因为成片成林而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的惊艳。

深山冷岫里，翠竹一如既往地葱翠着，秀美潇洒着南国的四季；茶树也萌发了新芽，嫩绿嫩绿的茶叶，镶嵌着窄窄的鹅黄色的边。采下数十瓣嫩芽，捧在手心里，沐浴着清新的晨阳，芽叶上茸茸的白毫如初生婴儿的胎毛。

花一直向山上开上去。竹子一竿竿向山上挺进。茶一直向山顶上萌生。花、竹子和茶，一起走向白云深处。

桃红，竹翠，茶绿，绿肥红瘦。

阳光弥散开来，山岚轻轻飘过，风也悄悄。满山都是带着茶味儿的花香，遍野都是带着桃花气息的茶香。

那是清明的节气，那是茶农的季节。

让茶山热闹起来的不是游人、媒体、艺人，而是一群采茶人和制茶人。除此，没有闲杂人员和围观人群，没有节庆活动的喧嚣，没有车来人往的热闹，没有任何仪式感，有的只是茶事中一个最忙碌的季节。

茶从清幽的云端处腾云驾雾而来，那种仙、那种飘、那种雅、那种干净、那种清高，与滚滚红尘相隔600多米的海拔。

取明前采摘制成的新茶一小撮，用同样是源自安岩的山泉冲泡，一杯清澈、碧绿、香气扑鼻的茶握在手上，像握住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。

喝一口，满嘴的鲜爽甘醇，唇齿间清香缠绕，如桃花，如翠竹。在袅袅的茶烟中，仿若骑着云，乘着风，飘飘欲仙。醉了！

从此不再说什么“酒让人醉，茶让人醒”的谎言。恨只恨自己“身无彩凤双飞翼”，不能立马飞至安岩的茶山上，再喝一杯山泉泡的高山明前茶。

虽然在茶经上找不到它的名字，虽然在茶典上也找不到什么记录，它只是寂寞深闺中无人识的茶中后来者，但这恰好成全了茶的有机和无污染。所以山再高，路再远，终究还是没能割断缕缕茶香。

茶农是奉化市尚田镇安岩村的黄善强。山高，水幽，人烟稀少，守着清冷寂寥的大山，他苦苦探索、研究、开发了不少绿茶新品。因为要建水库，村子将迁走，他却要求留下来，因为他舍不得这片精心培育的500多亩茶园。

早春二月，料峭的春寒中早有一片嫩绿的“乌牛早”新芽傲立枝头。清明前后，大批茶园蓬勃勃勃地绽放新芽，漫山遍野茶香四溢。爱茶人闻香而至，他们中有茶专家，也有茶客。奉化曲毫、滕头白茶等高山名绿茶，将他的梦带出了大山，而他更加坚定不移地将梦根植于大山深处。

乡间萝卜花

□陈武耀

那天是在乡村拍油菜花时，见到那一抹青白淡雅的萝卜花。

兴许是因为看多了油菜花的关系，忽然觉得萝卜花亦很养眼，很耐看。

就像我们平时吃惯了大鱼大肉和山珍海味，偶尔遇见一盘臭冬瓜之类的下饭菜，不禁眼前一亮。尝上几口，顿觉齿颊留香，胃口大开，不是吗？

相比油菜花的浓妆艳丽和金碧辉煌，萝卜花是那么素颜清丽和低调脱俗。打个比方吧，如果说油菜花是一幅浓墨重彩画，那么萝卜花无疑就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。

和油菜花一样，萝卜花由四片花瓣组成，所以也属十字花科。这些年，油菜花成了春天里乡间田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每到油菜花开时节，乡村花海间便是一番人头攒动的热闹场景，而观赏油菜花也已成为一项新兴的旅游产业，人们甚至不远百里、千里专程前往观赏。而对于萝卜花，就似乎少了这份雅兴——现在还不曾听说有人组团去看萝卜花的。

萝卜是乡间田园再普通不过的作物之一，一般多种在道旁、河边、垄上等边角料的地块，所以没有成片的规模。对农人而言，种萝卜除了一部分用来自食，主要还是销往市场以增加收入。萝卜开花，在农人眼里只不过是四季更替的其中一站，是农事花开花落的自然规律，最终目的无非是等花谢后留些种子，以便下一轮的播种。

想起小时候生活在农村，萝卜开花实在是太普通了，普通得让人熟视无睹，人们不会拿正眼去瞧它。习以为常的东西，总被人忽略，那是因为东西多了，便变得不稀罕了。如今，土地日渐成为稀缺的资源，哪怕是巴掌大的一块菜地，也能吸引都市里人们羡慕的眼光。偶尔见到田边角落的萝卜花，自然要让人惊喜有加了。

你看，这些萝卜花一朵朵白若珠玉，灿若星辰。俗语说“萝卜开花一片银”，便是指萝卜花的颜色，一如长在泥土下的萝卜一样。四月的田野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特有的气息，萝卜花在春风中摇曳，又恰似粉蝶翩跹。它们相互拥簇，挤来挤去，仿佛在一展曼妙身姿，争颜斗艳，谁也不服谁。依我看，萝卜花的美丽并不输“白锦无纹香烂漫，玉树琼葩堆雪”的梨花。

萝卜花盛开在乡野一隅，自由生长，无拘无束。它虽然没见过多少世面，显得土气了点，卑微了点，却知足常乐，从不自怨自艾，全然不羡慕油菜花的金碧辉煌，不羡慕牡丹花的高贵富丽，也不羡慕桃李芬芳时的万众瞩目，在自己的天地里活得轻轻松松，实实在在。

只要春天在，萝卜花便不会寂寞。